

基拉·基拉林娜

Panaït Istrati 著
文 林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A stylized line drawing of a flower and a leaf. The flower is on the right, with a large, multi-petaled bloom and a long, curved stem. The leaf is on the left, with a pointed tip and a series of parallel lines representing veins. The drawing is done in a simple, sketchy style with blue and green lines.

Panaït Istrati 著
文 林 譯

基
拉

塞
拉

林

娜

基
拉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初版

(一二五八八)

基拉·基拉林娜一冊

Kyra Kyralina and Other

Stories

每冊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Panaït Istrati

譯述者

文 上海河南路 林

發行人

王 上海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本書校對者朱慰萱)

譯者的話

巴拉衣，依斯特拉蒂（Panaït Istrati）是羅馬尼亞人，他的事蹟在羅曼羅蘭的序言中已敘述了個大概，我不必重說了。他的安得連左格拉飛（Adrien Zograffi）的故事集出有好幾本，基拉基拉林娜是第一本。這本書在一九二四年出版，不到三年，再版到三十多次，我所根據的原本是一九二七年本，已是第三十八版了。並且到一九二七年爲止，全世界已有十六種外國文的譯本，東方的日本早有譯本，中國文的譯本這本書恐怕就是他的著作第一次與讀者見面。

他差不多在大戰終了時才開始學法文，到一九二三年就用法文寫他的著作。他所有的著作都是用法文寫的。

他的作風，較任何作家都特別。他嘗盡了人間的苦痛，洞悉社會裏面一切的罪惡，他的人生經驗豐富到了極點；他的真摯的情感特別熱烈，他對於朋友，尤其是對於勞苦羣衆，都表現極熱

烈極真摯的友誼，這在他的著作中到處可以看得見的；再加上他那種敏銳的天才，所以寫出來的作品，另成了一種風格，特別容易使讀者感動。他一九二一年在尼司（Nice）自殺時（自割喉管未斷被救）寫了五十頁的長信寄給羅曼羅蘭，羅曼羅蘭讀了那封信，馬上就認為他是巴爾幹半島新起的一位高爾基。

我自認我的譯文是不高明的，不過我繙譯的態度是忠實的。前後經過幾次的修改及朋友們的指示。不過雖然是這樣，中間的錯誤處當然還不能免的。如果這本書能夠到讀者的手裏，而且又能夠得讀者把中間的錯誤指示出來，那就是譯者的無上的光榮了。

譯者（一九三〇，九，七。）

羅曼羅蘭序

一九二一年一月上旬，尼司（Nice）的醫院給我寄來一封信。牠是從一個剛剛自己割斷喉管的失望者的身畔檢出來的。對於他的創傷，人們都少有希望他再活了。我讀着信，我被天才的生動的現象所攝住。似在平地上括起了一陣狂風。這就是巴爾幹半島新起的一位高爾基的懺悔錄。人們終把他救活了。我想認識他。一種通信關係發生了。我們就成了朋友。

他名叫依斯特拉蒂（Istrati），一八八四年生於蒲拉易拉（Braila），父親是希臘一個私販商人，他生來就沒見過的，母親是羅馬尼亞的農村婦人，是一位可讚美的婦人，沒有間歇的勞動生活是她終生的職務。無論他對她的感情怎樣好，十二歲上他就離開她了，被流浪生活的惡魔。或寧可說是被知與愛的急切需要所推迫，不得不離開她，二十年中過的流浪生活，奇特的冒險行爲，劇苦的勞動，無聊和困苦，受太陽的炙灼，受淋雨的淬練，沒有住處。受夜巡者的追逐，飢餓，疾

病，被熱情所佔取，被貧困所磨折。他作過各項的職業：酒館裏的堂倌，糕餅司務，鎖匠，冷作工人，機械工人，苦工，土工，卸貨工人，僕人，行動廣告工人，廣告畫工，裝飾房屋工人，新聞記者，照像師……在一個時代裏，他參加過一些革命運動。他走遍了埃及（Egypte），敘里亞（Syrie），霞發（Jaffa），貝魯特（Beyrouth），大馬斯（Damas），里邦（Liban），土耳其，希臘，意大利，往往沒有一個銅板，有時偷上一個船，在航程中被人發現了，船一靠碼頭，就被丟在岸上了。他甚麼都沒有，可是他卻積集了一個憶想的世界，時常貪婪地讀着書，忘了飢餓，尤其喜歡俄羅斯的名著和西歐的作家。

他是一個特有稟賦的短篇小說作家，一個迷戀和欣賞自己固有的事蹟的東方短篇小說作家，如果他一高興把歷史弄開頭了，就誰也不會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牠要延長到一點鐘，或者要到一千零一個夜晚的。像多腦河（Danube）和牠的曲折蜿蜒一樣……這種短篇作家的天才有如此的敏銳，在自殺的前夕所寫的信裏，他有兩次中止了他的失望的悲憤，以敘述他過去生活中的兩件可笑的遺事。

我決定請他寫出他的事蹟的一部分；於是他就着手一部長時間的著作，其中兩本現在已寫出來了。這是他的一部生活的記錄；著作和他的生活，一樣都可以爲友誼而貢獻出來的。因爲在這個人友誼是一種神聖的情感。在他敘述的整個途中，他停滯着去回憶曾經遇過的人們的形像；每個人都有他個人命運上的神祕，他都要深入去求了解。小說中的每一章形成了一個敘事的短篇。在我所看過的幾本裏面，有三四個這樣的短篇，是可以和俄羅斯的名著相拮抗的。他和他們只是在情調和色調以及思想的出發點上有不同；此外他還樂於悲慘情景的描寫，這是短篇作家對於解放被壓迫人羣的興趣。

我們還要明白，這位寫出驚人著作的人，專門學習法文，讀着我們的名著，到現在還只有七年。

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著者自序

你們一定有意見，——像我們的朋友羅曼羅蘭一樣的，——以爲我應該寫幾行來解釋人們涉獵我所有的作品所能獲得的概括的主旨。

我永遠沒想到我自己應該對這個題目解釋些甚麼東西的。我不是個著作家，而且我以後也永不會成爲著作家的。命運支配着我，要在深沉的社會海洋裏，被 Villeneuve（此係羅曼羅蘭的故鄉——譯者）的救主（指羅曼羅蘭）所獲得。所以我成了他的勞作物。因爲要繼續我第二次的生命，我必須取得他的重視，爲着要取得這種熱情的親切的重視，他就要我著作：『我不希望從你那兒得到些譽揚的書信，他給我的信裏說，我希望從你那兒得到著作。實行著作。你自己更爲重要，更可使之久遠，而你就是牠的軀殼。』

腰子上有了這條馬鞭在驅策——朋友喬治若勒斯哥（George Jonesco）（這是他的一個

最好的朋友，他寫著作時得了他物質上的援助不少——譯者）又殷勤地拿着食料在前面引誘——我只有努力地向前奔了。安得連左格拉飛的故事集（*Les recits d'Adrien Zograti.*）應該是我們三個人共同的作品。至於說到我個人，我除了照一般人的能力，去裝飾房屋，露天照像和其他普通的工作之外，我沒有能幹作旁的事情的。

安得連左格拉飛在現時不過是個愛戀東方的青年。是個能夠發現 *Sorbonne*（這是 *Sorbon* 創立的大學校——譯者）的無師自學的人。他生活着，幻想着，他奢望着許多的事物。最後，他就會敢於斷言，說各種的事物都被人們和造物主所弄壞了，我知道，他反對不作裝飾房屋工或不在『英國人的散步場（這是尼司城內一個公共散步場。著者曾在此地作照像師糊口——譯者）』上作粗製的照像工的人們，同樣又反對造物主這是很危險的；可是你們說了，在法蘭西，人是不能夠得到一切的人和他的前輩人的喜悅的。然而我總希望人們原諒安得連這種膽量。因為，他有了絕對的自由了，就可以具有種特別的胆量的，就是他敢於到處時常喜歡一切有熱情的人們而且成了他們的朋友。熱情的人是很少的，可是安得連却想不到人

類是有人們所相信的那樣廣闊的。

在沒有聽到他的歷史以前，他現在只是聽着些別人的歷史。如果你們很樂意的話，我們就和他一塊兒聽吧。

依斯特拉蒂(Panaït Istrati)

目次

一	斯達胡洛.....	一
二	基拉·基拉林娜.....	六一
三	特拉戈米.....	一二五

一 斯達胡洛 (Stavro)

安得連惘然地踱過那短短的聖母大街，這是在蒲拉易那城裏從聖母禮拜堂通到公園的一條大街，到公園門口，他站住了，錯亂而憤激的樣子：

「反正是一樣！」他高聲地叫道，「我并不是個小孩子了！……而且我很相信我有權利像我所感覺到的那樣了解人生了。」

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作工的日子（即是非星期日——譯者。）公園裏幾條大道差不多很荒涼的向着兩條大門，黃昏的陽光把沙地染成了金色，紫丁香的小叢林也浸漬在夜的陰影裏去了。幾個蝙蝠四散地飛馳，像散夥一樣的排列在河岸堤上面的長椅差不多都是空着的，只

有在公園裏幾個秘密的角角裏，一雙雙的情侶在那兒緊密地擁坐着，偶而幾個討厭的遊人從那兒經過了，他們是會用嚴重的面孔看着的。安得連在道上漫步之外，對於任何人物也不注意。他貪婪地呼吸着從剛剛洒過清水的沙地上升起來的新鮮空氣——滿和着花香的芳香混合氣體，並且想着他所不能了解的事情。

他特別不了解他母親對他擇交朋友上的反感，這種反感，剛剛在母親和她的獨生子的中間爆發過激烈的爭辯。安得連推想道：

『在她看來，米克哈衣 (Mikhail) 是個外鄉人，是個可疑的無賴，賣油炸餅的基爾尼戈拉 (Kir Nicolas) 的僕人。但是，甚麼？……我是甚麼，我一個裝飾房屋的工人，並且也是這個同一賣油炸餅的一個舊的僕人！……而且如果我明天跑到一個旁的地方，在那兒我，不也必然地成爲被人稱爲一個無賴了嗎？……』

憤怒了，他用他的鞋底擊着地：

『我的天呵！……這對於可憐的米克哈衣是最可惡的誣陷。我呢，我愛這個人，因爲他比我

聰明有知識，並且因爲他忍受着困苦毫不艾怨。怎樣呢？如果他不願公開地說明他的姓名，他的故鄉以及他所缺少的牙齒的數目（這不知何所指，無法揣摩，只好照原文直譯——譯者）他不也只是個無賴嗎？……好，是的，我願意，我作這個無賴人的朋友……並且我對這事感覺得十分愉快。

安得連機械地繼續他的漫步，同時在心裏批評他母親對他說的一切；一切他都覺得沒道理：

『婚姻的事情嗎？我只有十八歲，而她却已想把一個蠢貨給我背上，一個蠢貨，或者也可以說是一隻家養的母兔，她的溫柔會把我屈伏，她會把我的臥房變成屎尿窠！……好老天爺！……人們倒說人生在世沒有一件聰明事情好做，只有多生幾個小傢伙，把奴隸裝滿了世界，而自己就作了這種害蟲的第一個奴隸！不！……我寧喜歡像米克哈衣樣的一個朋友，無論他十分的可疑。至於責罵我『用話煽動人們使他們說話』實在，我不甚知道爲甚麼我喜歡『用話煽動人們』或者這是光明從權威者的話中出來了，以上帝作證吧，上帝說話，是要使光明跟着出現。

的。」

在這春日的黃昏的靜默裏，一個船的汽笛尖銳的叫聲，鑽入太空，喚醒了這位少年，同時一陣丁番花及玫瑰花的香氣又觸動了他。

安得連繼續在悠長的遊道上漫步，沿着堤岸的邊沿，下臨着船埠和多腦河。一刻兒，他站着了，默望那幾千盞的電燈，在靠在船埠裏的一些船上閃爍，於是他的心房裏就起了一種不可抑遏的旅行的慾望：

『上帝呵！坐在這樣一個船上，在海上浮遊，而且發現別樣的陸地，別樣的世界，這是多麼美的事情呵！……』

因為不能如意地實現他的慾望而頹喪了，他重新走動起來，低看頭；後來，他聽得後面有人叫他：

『安得連！……』

他回轉頭，在他剛剛經過的一張長椅上，一個人靜靜坐着，交叉着腿，吸着煙。他的近視眼和黑沉沉的夜色使安得連一時不能認出是誰來。那人也不起身，安得連向他走近去，稍微有點過於接近了的時候，一個歡快的呼聲就從他的口裏迸將出來：

「斯達胡洛……」

他們握過了手，安得連就在他旁邊一個位置上坐下。

斯達胡洛，行商，——更通常地叫做『賣檸檬水的』，因為他在市場上賣過那種劣貨，——是安得連母親次一輩的表兄弟，一個面貌從前在近城邊浪漫的環境裏很為有名，而現在牠已被忘掉了，被逝去的三十個年頭及在那時因他的性質偶而犯了一件失廉恥的事情的輕蔑所葬送了。

比中等人還高一點的身材，死黃色的頭髮，乾枯的面龐，很削瘦，多皺紋；他的大而碧藍的眼睛，有時表現誠實而莊嚴，有時表現狡猾而陰險，隨環境而變動，顯示着斯達胡洛生活的全部。動盪而憂苦的生活，原由於他的怪僻而浪盪的天性；從二十五歲起始的頹喪生活，原由於那可悲